

012837

◀ 庫 文 者 讀 ▶

# 影 剪 物 人 代 當



編 如 吉 李

版 出 司 公 業 書 天 南 港 香

S

012837

K812.5  
901

# 當代人物剪影



李吉如 編  
南天書業公司出版



S9003819

石景宜先生贈

年 月 日

◁ 讀者文庫 ▷

---

當代人物剪影

編者：李吉如

出版者：南天書業公司

發行者：南天書業公司

香港摩利臣山道五二號二樓

電話：七六五二八八

印刷者：同興印刷廠

香港灣仔麥加力歌街九號

電話：七七一七六九轉

---

定價港幣

PRINTED IN HONG KONG H

# 目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、當今人中之聖石威才·····    | 一一  |
| 二、海倫凱勒的光明世界·····    | 一九  |
| 三、教皇若望·····         | 二五  |
| 四、臨危不亂的柏林市長白蘭特····· | 三一  |
| 五、戴高樂的真面目·····      | 四一  |
| 六、李承晚總統的故事·····     | 五一  |
| 七、我所知道的艾森豪總統·····   | 五九  |
| 八、尼克森的成功秘訣及其生平····· | 六七  |
| 九、當今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····· | 八三  |
| 一〇、毀不了的老頭兒邱吉爾·····  | 八七  |
| 一一、中庸之道的哈馬紹·····    | 九五  |
| 一二、加拿大的新總理·····     | 一〇一 |
| 一三、麥克阿瑟其人·····      | 一〇九 |
| 一四、瑞典的平民君主·····     | 一一五 |
| 一五、退而不休的老人胡佛·····   | 一一五 |

## 當今人中之聖石威才

朗巴然村是坐落在法屬赤道非洲距赤道以南四十哩的俄哥韋河上。這一區域頗像地球誕生時的情景——雲、河、森林、構成了一幅「洪水前期」的景色，正像石威才曾經描寫過的一樣。一年之中大多數的日子，空氣就像從綠色霧罩中散發出來的水氣。

這就是世界最著名的教會事業之一——石威才博士的叢林醫院。

不可爭辯的，石威才是一個偉大的人物，這一時代或任何時代最偉大的人物之一。他的性格高貴而多才多藝，簡直使人無法捉摸——他是一個世界人物，就像狄更斯和哥德一樣。

他有四種不同的事業——哲學、醫學、神學和音樂。他曾寫過關於巴哈、耶穌基督及文化史的專門著作。同時又是世界大風琴構造學的權威和最著名的大風琴演奏家。此外，石威才博士還知道許多東西，遠比一般終身從事於這些學問的人知道得多，例如關於美學、熱帶動物學、人類學、農學等；他同時又是一個熟練的木匠、泥水匠、獸醫、造船匠、牙醫、製圖師、機器匠、藥劑師、和園藝家。說是一個世界人物，確是不錯！

要使石威才在朗巴然的事業充分爲人了解，我們必須從頭說起。石威才一八七五年生於上亞爾薩斯，是一個多災多病的孩子。和他以後的矯健渾厚相較，先後簡直判若兩人。尤其奇怪的是，他認字書寫都很慢，可以說是一個壞學生。由於這種原因，他長大之後便故意去

精研那些特別艱難的學問，例如希伯來文等等。他具有一種堅忍而熾熱的責任感。

關於音樂，他簡直是天才：七歲時就作過頌歌；八歲時腳還踏不到腳鍵，便開始演奏大風琴；九歲時已經在教堂禮拜中代替經常的風琴演奏人了。

在成年期中，他四種專業生活倒有三種是同時進行的。他在斯特拉斯堡大學研究哲學，並以一篇有關康德的論文，獲得了第一個博士學位。一九〇〇年當他二十五歲時開始研究神學，又成爲斯特拉斯堡聖尼古拉斯教堂的副牧師。他又研究音樂理論，開始了大風琴演奏家的事業。到二十六歲時，他已經有了哲學、神學和音樂的三項博士學位。同時，他的著作源源出版，從此也沒有間斷過。

然後，在三十歲時，他忽然放棄了這三種事業，爲的是要成爲醫生，以其餘生到朗巴然去做一個傳道醫師。

爲什麼要選擇醫學呢？據他自己記載是因爲他厭倦說空話而希望行動。爲什麼要選擇朗巴然呢？因爲那是菲洲最落後，最不易到達，最危險而又沒有一個醫生的地方。

親戚朋友們都勸告石威才，但是他告訴他們：他覺得必須「給出一點東西，來報答他所享受的快樂」。他是在嚴格遵行着上帝的命令：「誰要吝惜他的生命，便會失去生命；誰要爲了我的原故施捨生命……，便會得救。」因爲他時常主張「理想主義者應該保持頭腦冷靜」，所以他對未來可能遭遇到的種種困難，事前都有充分的預感。

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二年，他從事研究醫學，最後在三十八歲時獲得了醫學博士的學

位。這幾年是他一生中最艱難和辛苦的歲月。醫學教育本來已經是一個够艱辛的過程了，然而他還繼續教授哲學；繼續聖尼古拉斯教堂副牧師的活動；同時開始編訂一部巴哈的大風琴樂曲集，還不斷地舉行大風琴演奏會！

他在一九一二年結了婚。他的夫人（猶太人）是斯特拉斯堡一位著名歷史學家的女兒，爲了幫助他到非洲去工作，特爲學了護士。一九一三年當他們到達朗巴然時，發覺情形真是困難萬分。每一寸居住的土地，都得從那龐大的森林中去開發出來，而森林裏却充滿了凶惡的野獸如蟒蛇、猩猩等；河裏也盡是鱔魚。

石威才實際上是赤手空拳，一點一滴地建立起他的醫院。他一度曾拆去整個舊屋，另築新屋，因爲舊屋已無法容納他日漸增加的業務。患着從痲瘋到象皮瘋等疾病之非洲病人，並不是容易應付的。有一個石威才的傳記家曾記載說：他們有時竟吃掉皮膚病所用的藥膏；有時把幾個星期用的一瓶藥一口吞了下去；有時又用藥去毒害其他的病人。在一個病人因爲來院治療過遲而死去之後，一個短時期內，他們竟懷疑石威才是故意殺人的豹子化身。

他有一次倒身在椅中嘆息着說：「我是多麼傻啊，竟到這裏來給這種野人治病。」他忠誠的非洲通譯回答說：「你在這塵世上確實是一個傻瓜，但在天堂裏你却不是傻瓜。」儘管如此，石威才還是熱愛朗巴然，直到現在還是那麼熱愛。

現在要去看石威才已經相當容易了。法國航空公司有一條臨時航線，一星期中要經過朗巴然好幾次呢。我和我的妻子在機場下機，就有霍斯納赫特小姐前來迎接我們。她是一位亞

爾薩斯籍的護士，從一九二五年起就跟石威才在一起工作了。現在她是整個醫院的「總經理」，同時又是石威才德法文和英文的翻譯。

我們在安排了住處之後，羅斯納赫特小姐就領我們走上一條小土路，穿過叢林和果樹，走向石威才正在監修的癲癲新村。最後，在一塊平原附近，石威才終於出現了。他看起來像電影中的布法羅畢利，長着一個有力的鷹鉤鼻子，兩撇下垂的灰白鬍子，和一雙銳利的眼睛。他身體魁梧，穿着一件敞領的白襯衫，一條破舊的褲子和一雙笨重的黑皮鞋。有力、安定、尊嚴、機警——這一切性格，都在他那高傲，蒼白而動人的臉上表現了出來。那是一張了不起的臉；同時他也是一個極好看的人。

石威才領着我們到了癲癲新村，那裏是最嚴重的癲癲病人居住的地方。老醫師立刻開始工作，指揮着一羣工人。他每天一早一晚都在從事這種工作，因為那裏不能缺少這樣一個人。那些癲癲病人倒不是工作不動，是懶惰和由於生活無聊而沒精打采。石威才在他們之間大踏步走着，一面發着鼓勵的吼聲。他爭吵、恐嚇、勸說；同時又自己拿起一把鏟子，口中哼着一種歌聲來配合挖掘的節拍：「來吧，唉唷！來吧，唉唷，唉唷，哼唷！唉唷，唉唷，哼唷！」

對於有些希望在朗巴然看到一片世外桃源的來客，這座醫院也許會嚇他一跳呢！事實上它看起來正好名符其實是一個土著的村落。病人從周圍幾哩外到醫院裏來，時常還帶着全家老小。

醫院的院址是坐落在一處低的小山坡上，全部約有四十五所以上的建築物，都是簡單而實用的。醫院中有三百五十至四百個菲籍的病人和七十五個菲籍的雇工，其中還有幾個是癲瘋病患者。（癲瘋病可能並不像肺結核那麼易於傳染。）朗巴然沒有鋪砌的路面，沒有自來水，沒有電燈（手術室是例外）也沒有X光。

牲畜似乎比人還要多些。醫院中有一百五十隻山羊和其他各種生物，如鸚鵡及一隻小狒狒等。飯廳附近有一隻野豬關在籠子裏，還有一隻猴子用鍊子繫在樹上。四隻端莊的羚羊，站在一個粗的鐵絲欄內；老醫生每天晚上吃過晚飯總要自己去喂牠們一次。

醫院的主要病房，是一座長長的平房，內部分隔成許多又窄又黑的房間，每一間房子都有門通到院子裏去。每一個房間外面，都燒着一個小而有烟的火，那便是病人家屬煮飯的地方。這些火是很好的，因為它們能够驅除蚊蟲，因而減少了瘡疾和瞌睡病的發生。如果一個男病人沒有家屬而又因病不能自己煮飯，那就成爲一個嚴重的問題了。多數病人都不願意接受外族人給他們的食物，因為怕遭別人的毒害。

石威才已經救活了幾千條人命。以他的設備之落伍和稀少來說，這確是格外難得的。據我能够看到的，那裏並沒有消毒綑帶的設備；開水也必須放在壺中用露天的柴火來煮。若干年來，藥物和綑帶一直是供應不足的。每一隻別針都成了寶貴的東西。一切我們在醫院中認爲不成問題的東西，在這裏都成了稀世之珍——如果還有的話。

據說石威才並不喜歡許多現代複雜的器械；至少它們在熱帶的氣候中也難於維持。例如

熱水袋一個星期就爛掉了，那末有它又有什麼用呢？此外，他也是爲了使非洲人感到安適，把環境弄得使他們如在家一樣。

有一天早晨我們窺見了手術室；從院子裏一直看進去確實是令人害怕的。桌上躺着一個赤裸裸的病人，他的腹部正流着紅藥水。動手術——那是一種普通的疝氣病——的醫生，一小時之後出來吃午飯。他沒有功夫洗得很乾淨，因此穿着襯衫坐下來時，臂上還沾着紅藥水的顏色。我這樣寫並不是說石威才醫院中的手術是粗陋和不合標準的；反之，它的水準是非常高的。

醫院的生活中心，是在飯廳附近一塊很擁擠的小空場上。非洲人來來往往用粗陋的木車推着土產品。女人們盤坐在地下，把棕葉編在一起作爲覆蓋屋頂的材料；另一些在上面附有涼棚的縫紉機旁忙着縫製；更有一些則用舊式燃炭的熨斗在熨燙洗的衣服。老醫生在這有秩序的忙碌生活中，走來走去，看着每一個人都在工作。這種紛擾來的情形，簡直像邊地的一個營房。

在醫院中，紀律雖然沒有用之過當，却也相當嚴格。如果發生了糾紛，兩造往往先後都被叫到石威才的辦公室中去。老博士閉着眼睛，把他的裁判意見告訴他們——「這樣做」或「我不要吃你那樣做」——不准道歉，也不准解釋。

在許多時候，石威才可能有點獨裁，有點條頓民族式的自恃多才，和易於發怒。然而又爲什麼不可以呢？如果他連一點缺點都沒有，那也就叫人無法忍受了！可是在另一方面，他

有時可能是具有魔術般的討人歡喜，並爲他的那些老伙伴們所崇敬。他的笑聲——當他笑的時候——顯示了他內心的祥和。那是一種銀鈴般的笑，一種像陽光似的笑。

朗巴然的主任醫師（七十九歲的石威才，目前已不常參加醫務工作了）是一個匈牙利人；另外一個是老博士的外甥。護士都是歐洲人，看起來似乎有些羞怯，而其虔誠和與外界生活的隔絕，又有些像佞姑，其中有一個告訴我，她們的健康一般都很良好，只是在看護歐洲病人過分疲勞之後，便容易感染瘡疥，因爲歐洲病人需要比非洲人更多的照顧。（歐洲病人大都是從附近的伐木營中來的，他們有另外設置的病房。）很巧合的，石威才在非洲人中從來沒有發現過盲腸炎的病例，而癌症則幾乎是沒有的。

石威才對待非洲人的態度是混和着仁慈、困惑、憤恨、希望和失望。有那麼多人是那麼懶；有那麼多人是那麼缺乏責任感或成功的喜悅。他說，他們每天下午在工作完畢之後，便無事可做了，然而他們從來也不會想起到河裏去釣魚——雖然他們需要更多的蛋白質。如果他們稍微受到一點教育，便立刻跑到城裏去做速記打字員去了。然而他，石威才，却找不到一個好的木匠，或甚至於一個管理菜園的人。他捶着胸膛告訴我們：「我是這裏唯一的農夫！」

石威才幾乎種着每一種水菓。但是由於本地人牢不可破的迷信——認爲一個人種了水菓樹之後，一定會在第一次結果實前死去——他不得不親自來種植並照顧大多數的樹木。他最值得驕傲的成就之一，就是實際上已使朗巴然在食糧方面成爲自給自足了。

有些非洲人過分愚昧懶惰，不肯替他照顧樹木，我們應該原諒他的憤怒。他說：「我在這裏種一棵芒果，這裏種一棵香蕉，這裏種一棵麵包果。非洲人根本不懂得樹的名稱；我向他們解釋，他們走開了，走到河邊還不到十分鐘他們已經忘記了！」

我獲得印象，認為他對非洲人自治的能力，很少信心——至少是在他的區域中。他痛恨壓迫，並深信人類應該像手足一樣。可是他對於大部份現代非洲的緊張狀態和爭取政治權利的狂熱，却很少接觸。

我們坐在花園中翻過來的木箱上，談着這些和其他問題。侍役們提着水桶經過我們，其中有一個走得慢了一點，老博士便掉過頭來用低沉而憤怒的聲音向他叫道：「你跑兩步行不行？行不行！」

在吃飯的時候，石威才坐在一張長桌子的中間，貴賓則坐在他的對面，飯前他以法語作一次簡短的禱告；飯後（每次吃飯不超過半小時）他又大聲宣讀一首詩歌，並把詩歌本子傳遞給大家。大家歌唱時。他走到飯廳一端一架小鋼琴那裏，清晰而有力的彈着。然後他回到桌旁，檢查一張聖經語句的索引表，翻開聖經，向大家讀上幾行。

石威才是一個敏銳而有權威的談話家，可是在吃飯時却很少說話。最好的解釋就是他已過分疲勞了。

晚飯之後，醫生和護士們都聚集在這間長屋子的一端，飲着桂皮茶。有一天晚上，他陪我們一直坐到九點。離開飯廳時他衣袋中裝滿了各種零碎的食物，這是他拿去喂那些羚羊的

。然後——在整個營地進入宵禁之後——他再一直工作到夜半或夜半以後，專門書寫函件。有一次他帶了一部份未覆的函件在博都上船時，把關員嚇了一跳，因為那些函件是裝滿了四個洋山芋口袋呢！

當他最初向非洲出發時，石威才想着他是將永遠和他最心愛的東西——藝術和教書生活——絕緣了。但是他始終有一架鋼琴在非洲伴着他，因此使他能够沒有把音樂丟下。從第二次大戰以來，他在旅歐期間所灌的巴哈大風琴樂曲唱片，真是藝術上一項優異的成就。每當他回到文明世界時，他總是到處講演，並接受無數大學的榮譽學位；此外，由於他在夜間工作，還經常保持着有許多作品問世。去年他又接受了一九五二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金。

他對「價值」具有極銳利的感覺，同時也有很尖刻的幽默感。當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（也是唯一一次）訪問美國，到科羅拉多的亞斯本參加哥德紀念節時，深深為攝影記者對他注意而感到高興。他高聲叫道：「天啊，顯然你們以為我也和拳擊家一般重要了！」

在醫院中的最後一晚，我們在晚餐後被邀請陪同石威才一起到他的住處去。他有一間小臥室和一間接連着的辦公室。這裏放着各種破舊的書、紙、雜物、工具——一把鋸子就壓在一卷稿本上——空洋鐵罐、樂譜、以及一些木工製品。當他寫完一章書時，就用繩子穿在稿本上「像一串雉雞似的」掛在書桌後面。（在朗巴然不能使用金屬的別針，因為它們立刻就會生鏽。）

石威才領我們去看他那架有名的鋼琴，它有着和大風琴一樣的鍵盤。爲了抵抗那永久的

潮濕天氣和白蟻，它外面完全用銍塗過。它全重足有三噸，是巴黎巴哈學會贈給他的，看起來似乎富麗堂皇而與環境有點不調和。石威才、我太太和我都坐在矮凳上——事實上也沒有別的地方可坐了——同時他彈奏了一段巴哈的樂曲。第二天他曾給我們送別，可是這一段短短的演奏，却是最令人難忘的一幕，也是真正石威才式的臨別紀念典禮。他並不是專爲我們演奏。他每天晚上都要演奏，尤其是當眼睛感到疲倦的時候。最近他對一個客人說：『我是爲我的羚羊演奏呢！』

然而，能聽到他演奏，確實是一種權利；而他在靜寂的叢林中坐在古老的大鋼琴前演奏的情景，也是使我難以忘懷的——我將永遠記得這個精神上粗獷而年老的「俾斯麥」，這個具有菩薩心腸的暴君。

## 海倫凱勒的光明世界

一九三二年冬天，我正在佛羅里達州的聖奧古斯丁城，海倫凱勒那時可巧在蘭心大禮堂出現。平常人們對於任何舉世聞名的人物都抱着好奇的心理，我也由於好奇心的驅使跑去看她，聽她的講演。海倫凱勒從十歲起就出了名，她曾坐在愛德華·艾弗瑞·海爾（美名作家一八二二——一九〇九）的膝上，而且維多利亞女皇也曾向菲力·布魯克斯（美傳教士及名作家，一八三五——一八九三）垂詢關於她的一切。馬克吐溫說過，在十九世紀裡，兩個最有趣的人物，說來簡單的很，就是拿破侖和海倫凱勒。然而到了一九三二年，她在聖奧古斯丁，居然還很年輕，而且二十二年後的今日她還依然健在。

我現在還記得當時她用這樣的一句話來形容紐約的地下鐵路，她說：「它像一隻野獸似的張開大口。」我當時並不知道她實際上對於野獸的大口是那麼熟習，因為她確曾摸撫過一隻獅子的口。那隻獅子倒是個小獅子而且是事前把牠喂飽了的，不過她敢走進籠去將牠摸上一摸，膽子也可算不小了。因為她一向稱之為「老師」的安蘇麗文，是個了不起的女性，這位啓蒙教育她的老師願望海倫能遇到各式各樣的經驗。

凱勒女士的父親是南北美戰爭時期南軍的一個軍官。她生長在阿拉巴瑪州的農場上，自幼對於牛、騾、馬等動物都很熟習。這些家畜都從她手中吃過蘋菓，從來沒有傷害過她。她

的老師覺得她也應該明瞭野獸的情形，早就在她很幼小的時候帶她到馬戲團的動物園裡去。她和一隻大熊握過手，拍過花豹，並且被高舉起來去摸長頸鹿的耳朵。她讓大象把鼻子繞在她的脖子上，還讓大蛇把她的身子纏上幾遭。海倫凱勒能從小不懂害怕的長大起來，一半是由於這個原因。她從小到現在一直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都抱着大無畏的態度。

海倫凱勒所處的世界，沒有顏色，沒有聲音，是一個完全由觸覺構成的世界。她賴手生活。她用手寫過許多書。她的手代替了別人的聽覺和視覺。一九五〇年她到意大利弗洛倫司城去參觀的時候，薩味米尼教授說她有「十隻鑑賞雕刻品的眼睛」。薩味米尼教授爲她安排一切去參觀米奇安基羅的麥地奇陵墓（麥地奇爲意大利世家，歷代子孫多爲意國歷史上之著名政治家及文藝美術提倡人）和在巴基洛的多納泰樂（意藝術家一三八九——一四六四）的雕像。薩味米尼設法爲她搭起活動的看臺，使她可以站在上邊用手摸撫麥地奇氏歷代人物的頭，她還摸到施洗禮的聖約翰，夜神與日神的形像，以及聖母與聖嬰的像，當時在場的一位雕刻家大衛遜說，看着她的手仔細的在那些形體上徘徊摸觸的時候，使他覺得好像以前對於這些雕像竟然視若無睹一般。

對於她的朋友以及初相識的人的面貌，只要經她用手在臉上摸索一下，她就能像明眼人一樣的將他們辨認出來。她只要摸着人的喉嚨，就可以分辨出說話人的口音是她從來沒聽見過的北方「洋客」鼻音呢，還是南方人的長腔。她說：人的手各有不同，猶如其面，極易辨認，而且手比臉更能明確的顯示出人的個性來。在她那黑暗與寂靜的國土裡，她能用她自己

的手探索出美麗的，堅強的，懦弱的和滑稽的種種性格。她能從人的手說出那些人有寬大的心懷，那些人只具有「鼠膽」。

因為她的五種感覺中有兩種已經斷絕了；大自然使她其餘的三種感覺力增強；不僅增強觸覺，還有味覺和嗅覺。她在「日記」裡說她在倫敦的時候，走過一座大門以後，從燒焦的枯葉和青草發出的氣息，她就知道了到了格林公園了。她還說她走在大街上，從身邊門口裡發出的氣味，她就能辨認出那條是第五號街，那些是紐約的窮街道，而且萬無一失，她知道房裡女主人用什麼樣的化妝品，和她們在屋裡正燒那類的咖啡。她還能說出她們是點臘燭呢？是燒生炭呢？還是燒木柴。她還會讚美：「多麼可愛的白丁香呀！」摸一下或聞一下就知道是白色的，因為白丁香的香味和花瓣的組織與紫丁香的不相同。

海倫凱勒聽不見聲音，只能感覺震顫。從樓上書桌的震顫，她能察覺樓下伙食間裡搖出的鈴聲，她連忙移動脚步，以脚步聲代替了對鈴聲的回答：「就下來了！」她說在一個旅館的大餐間裡，她能用她的腳「聽」出走過她身邊的人們的心情與性格，她能知道他們是堅強還是優柔寡斷，是活躍還是懶惰、粗心、羞怯、疲倦、憤怒，或是悲傷。

由於這一切情形，大家早就把她的事當作傳奇，以為她是個「奇女」。這使海倫凱勒非常煩惱，因為她是具有幽默感和純正意識的正常人。安蘇麗文費盡心機防止她走入邪路變成奇才，可是她之具有卓越的智力和更卓越的意志這一事實，是無法隱瞞的。談到這一點，愛瑪高德曼說她證明人類的意志具有「一種幾乎無限的力量」。